Hi, 文然，好久不见。

上次收到你的来信是7月份，今晚我在30多度的鲁汶，一个没空调的小房间里，讲讲我这两个月来的故事。

首先不要可怜我哈哈，鲁汶的居民楼绝大多数都是没空调的，熬两天就过去了。两个月没回复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暑假的时候特别闲（虽然已经毕业的打工人说暑假不是那么合适哈哈），每天待在乡下，等着签证从大使馆发回来。这种情况下如果我给你回信也没什么内容，我写起来也没兴趣。最近发生了很多事，我能够把这些和你以前提到的结合起来，相比会有趣很多。

很抱歉我忽略了你的感受，确实应该多说谢谢，而且如果你不告诉我，可能以后还会犯这种错，伤害到其他人。我自己也很懂已读不回的感受。但这里我想小小解释下，很多时候没回复的原因。除了不想太频繁外，还有一点，就是在你发了很长一段话以后，如果我只回个“谢谢”，好像也蛮尴尬的，可能也会伤害到你的情绪，因为我有不少这种经历（或许是我玻璃心哈哈），所以这是我的顾虑。其实，在和同事、新认识的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我会说很多次“谢啦”，“麻烦”这种话，配上表情包，颜文字，这些或多或少带一点伪装。当我和家人或是认识久了的朋友聊天时，很多时候就忽略这些。所以有这样一句话，说人把最好的情绪展示给外人，用最坏的情绪伤害最亲近的人。有点老生常谈，但很真实。

能来到鲁汶真的很幸运，因为我很普通，简历上没什么亮眼的东西。国内有太多比我优秀得多的人，如果他们得到这个机会，会毫不犹豫地来，因为受到社会捶打和历练的人，会更珍惜一个良性健康的工作环境。一起来的一位同事，比我大三岁，她之前就在鲁汶上学，毕业后回国工作了一年多就辞掉了。根据她的描述，工作里不存在下班这一说，如果你走的早，比方说晚上9点，回去了同事仍然会想方设法跟你联系和对接，处理工作上的事。其他行业我不懂，互联网是这样的，抖音的程序员干到凌晨是常态，而且现在这个行情只有清北复交的研究生才能被招进去这么干，其他人还享受不了这种福报。

但幸运不意味着没有波折。我是8月20号星期天从上海到布鲁塞尔，和上面提到的那位同事一起。我以前只做过一次飞机，还是飞国内。如果不是有这位同事指导，我估计很难顺利到比利时，因为我们中途在维也纳转机，只有半个小时左右，还要办进申根区的一些手续。到了布鲁塞尔坐火车到鲁汶，下车时已经9点。在鲁汶车站我跟同事分开，前往各自租住的地方，但我错过了末班车。不过夏天的鲁汶，9点天还是亮的，所以我没有太慌，打了辆车到目的地（10分钟13欧，而且零钱找不开最后付了15欧lol），到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，给我开门的是个挺着大肚子的姐姐（她在微信群里说的是她带着一个小朋友）。

虽然星期天晚上10点到，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是去公司报到，可能这就是他们招不到人只能从中国找的原因吧。但在这里工作了3个星期，我的体验还是很好的，尽管这对本地人来说可能只是常规操作。时间一般是朝九晚五，没有打卡，也没有硬性规定，很多人（比方说我的领导，一个六十多岁的爷爷，也是当初面试我的）9点半到。9点45左右会有一个每天的例会，10分钟左右，就是每个人连上麦说说自己昨天做了什么，主要讲讲什么困难，这样大家可以互相帮助着解决。我们团队加上在匈牙利的同事，10个人出头，分成两场开，我们那一场6个人，每个人讲一分钟就结束了。中午12点到2点两小时午休，我一般吃完饭就回办公室刷会儿抖音，有几位，算是固定的小团体，会在餐厅里打牌。我唯一不适应的地方，就是下午犯困，因为这里没人午睡。一般5点过了一刻钟，就麻利地背上包坐公交车回家。

办公室里没有太多规矩的束缚，同事们经常聊生活上的事，和工作没什么关系。工作内容和强度我初来乍到，还不敢肯定。周一开始接了个任务，到周五代码基本写完了，还有待测试。中间没有人催我，但是有疑问同事都会很热心地来帮忙。领导已经不写代码，主要负责面试和跟客户沟通。上周团队里两位核心开发都出门度假，他在电话里跟客户不急不徐地说，我们的主力不在，产品也只能等他们回来再交付。

这两位核心开发，一个叫Sammy，长得像历史书上的马可波罗或者麦哲伦，他是领导分配给我的mentor，但其实我们有问题都是互相问，并不在意谁的mentor是谁。另一位叫Deter，稍微内向点，又高又瘦又帅，我和他暂时还没什么交流。其实还有一位Pascal，他应该是9月中旬去度假，这几天Sammy不在，我的问题都转向了他。他是很典型的编程大神的长相（可以百度下詹姆斯高斯林）。其他印象比较深的同事，2位HR小姐姐，一个东南亚人叫Annemie，一个白人叫Leen。Annemie是当时招我进来的，所以我们已经认识了几个月。有天中午去附近的餐馆吃饭，被告知信用卡用不了，又没带现金，幸好偶遇Annemie解了燃眉之急。另外有位同事应该是transgender，他每天都是连衣裙打扮，胸前很丰满，拿一个bling bling的小包，但是面貌和声音可以辨识得出来。他应该也上了年纪，跟所有人交流都不多，每天来得早走得也早。最后是我的领导，就坐在我对面。有时他会和我们聊他的孩子（有一个应该是28岁），他的妻子，我们来之前办公室里的故事。有一天他说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时间不一定会特别长，因为再过两年他就退休了，这时同事说想在这里待到forever，我笑着看他们俩，没说话，其实成年人都懂得未来没法预料，生活都是一步一步走，这个话茬也很快过去了。

在前两个星期，下班之后的生活甚至比上班的8个小时要更忙碌。报道当天，21号下班回家，怀孕的室友（我叫她琪姐）问我能否帮她搬家，我和她的另外一个室友（我叫他万哥），就开始把她的家具从公寓和地下室搬到楼道。到8点半左右，琪姐叫的搬家的车来了，这辆车在新旧公寓之间行驶了3躺，才把所有的东西搬完。等我走完最后一趟回来时，已经是凌晨1点。虽然蛮累，但我和开车的小哥哥聊得很开心，我们很快成了朋友。他是个欧洲通，在各类中国群里很活跃。搬家又持续了几天，藉此又认识了一些人。给琪姐帮忙就是这样，虽然很累，但会有所收获，尤其是信息上。

在这里，很多以前注意不到的事都要自己操心。万哥给我收来一套二手床，我拼好用了四五天。所有的生活用品，都要自己去买一份，我的室友在钱上压力都比较大，用了他们的东西他们会很介意。吃的方面，和国内差距太大。办公室里白人吃的三明治我觉得远不如手抓饼，但他们就把两块面包夹火腿肠当午饭。我一般去超市找冷冻的炒饭或者盖浇饭拿回来热。一开始想着自己做，但是那意味着要自己洗碗筷、电饭锅、炒菜锅、擦桌面和切菜板。最重要的还不是做这些，而是要做就要一次性做完，而且背负着自己有没有做好的压力。上周六从早上6点我就出门收桌布、买菜，回来煮饭、做饭，忙到下午一两点。琪姐11点起床，我刚回房间坐了两分钟，她就把我叫回厨房，问“你觉得这个地方擦好了吗”。她时常把没洗的碗筷放在水池里，我不会说什么，但是我不敢这样做。在公寓里我时常被这种压力笼罩着，洗完澡卫生间的地有没有擦干，用了谁的抹布擦。钥匙我也还没拿到，也就没法频繁出门。所以我已经放弃了自己做饭的想法。

桌子的事你已经听说了，我之所以在意有三点原因。一是我因为那张桌子魂不守舍了两天，最后自认为已经尽力地修复，如果我没跟她说她很可能根本看不出来。第二那张桌子就是我和万哥拆下、搬来再装上的。第三买的时候这就是张二手桌子，她卖了很久卖不掉，搬家的那天有一对白人情侣路过，她说如果你们愿意就搬走，不要钱，人家没要。桌子上其他的痕迹，比我造成的要多得多。这种情况下我说赔30欧她说这让她对我的人品产生了怀疑。

钱只是一方面，怎么说也超不过1000人民币，这三个月我的本来打算也是过渡，钱上吃点亏就当买个教训。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平等。琪姐有天说其实你们不帮我搬家也没什么，我还有好几个意大利朋友，他们都很厉害而且很热情。我只是一笑而过，但心情肯定没法愉快。那天让我赔钱的时候，她说虽然你们帮我搬家，但我也请你们吃了饭，已经两清了。我无法对帮助过我的人说出这种话。请别人吃饭是表达自己感谢的方式，难道你不请别人就解决不了那一顿了吗？但是表现上只能沉默。

社会上有时确实是蛮残酷的，那天赔桌子的时候，琪姐说我怎么看你一脸很无辜的表情。当你被指责的时候，生理上的条件反射一定是不高兴的，但是如果你犯了错，不仅要压抑住这种不高兴的情绪，还要装出很诚恳的态度。对你我也有类似的经历，两个月前去福州办签证，吃饭时卡了小骨头。回家的火车上，住的民宿的房东发消息责问我怎么过了12点还没跟他说退房，HR发消息让我抓紧给Annemie发材料，我自己嗓子不舒服，然后想着前一天晚上看到的你发的slowchat。我自觉没有说错什么话，但还是压抑住了发作的念头。下了火车我就去医院查了下，医生用镊子鼓捣半天也没什么收获，幸好第二天也不疼了。

做完饭的那天下午，我去体育馆打篮球。大家一起边投篮边聊天，有人就说建议不要和别人合租，他知道的有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合租几个月就要打起来。他的话一下戳中我，我们很快聊得熟络起来，整个球场的气氛变得异常欢快。所以，你给了我很长一段话的建议，但因为你不太理解我的境遇，所以我很难对那些建议有深的共鸣，如果回复也是片汤话，强赋新词。但这种做法确实伤害了你的情绪。

虽然我说了不少不太愉快的经历，但这些说到底也只是鸡毛蒜皮的事。刚来的几天我很茫然，很多事不会也不懂，难免惹人生厌，现在已经逐渐找到了生活的节奏。来之前我妈告诉我，不管去哪儿，一开始都会比较困难的。我特别同意她这个观点，有这种心理准备，就能在初期的羁绊下保持信心，而不是一下子被吓住，进而又是伤心又是想家，把自己弄得别扭。走在街上，有时也想拍照，可发现镜头里的景色未必惊艳。有很多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擦肩而过，可我也不好意思对着他们拍。我就把同事朋友圈的照片分享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